

#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## 渴盼理想助听器

熬木

近读施蛰存老的高足钱虹先生发表在“夜光杯”上《听之不闻，宁静致远——施蛰存先生琐忆》，说他登门前先打电话预约时间，施老听不清楚，在电话那头喊：“响一点，听不出！”钱虹只好做“不速之客”。施老把手中的助听器对准来客，要求说话要大声点，并说：“现在我需要一种强力的并带有扩音器的助听器，能够把人家说话的声音放大，这样才能解决问题。”

这段话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与认同。许多老人也包括我，对现在销售的助听器很不满意。有些老人开始时戴了一阵，由于噪声刺耳，就把价格不菲的助听器弃之一旁。我吸取了他们的教训，在报上见到有“无障碍助听器”，让儿子走访了好几家销售门店，后来有一家主动上门服务，测试了我的听力，调节好两款一个发达国家出产的助听器，试戴的结果觉得杂音太多，试戴后耳朵不胜负担而暂告中止。后来，我曾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杨姓同学询问。她在短信中回我说，看身边的一些老人佩戴了助听器，也是时戴时摘，无可奈何摇头苦笑；国内也有亲友要我帮助买助听器，让我左右为难，只好望洋兴叹！美国人将助听器视为芝麻绿豆的小事不屑一顾，哪谈得上科技含量？

记不清在哪篇文章或资料上曾看到过印象深刻的一句话：“听力障碍或威胁到阿尔茨海默症的前奏曲，前者会诱发后者。”这句话当然要因因人而异。像施老手不释卷，读书写作，大脑不停地处在运作状态，犹如一直在做“脑保健操”，何来患病之虞？笔者“东施效颦”每天读书看报，有时也画画写写，因此，也有幸或至少推迟得阿尔茨海默症的时间。而对有些老人来说，因双耳失聪或充耳不闻、或孤陋寡闻，别人说什么，你翻着白眼、呆望着对方的嘴唇而不知所云，你不说，别人也会说你痴呆！这顶帽子往你头上一戴，张口相传，宣扬开去，从此无人搭理，孤独郁闷，久而久之，假痴呆也会成为真痴呆。

再有，牵一发尚能动全身，一个机体器官出了问题，必然会影响或威胁到全身生命的安全。比如说吧，在狂风暴雨或地震刚发生时，你的屋子发出吱吱哇哇的惨叫报警声，你两耳塞豆，不能及时做出避害逃命的快速反应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

回到文章开头，施老驾鹤西去的年龄，正巧是我现在活着的年龄。他生前没有等到理想的助听器，而我现在正满怀信心等待。我国高科技正在迅猛发展，如5G技术、重离子通信、重离子密码、黑洞的发现与测量等，已处在世界领先地位。我坚信，我和众多老人，一定能等到我国自己制造的有高科技含量的理想的助听器！



边看边聊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赌徒心态：总以为能找到只有“一面”的硬币。

我的老家是泰兴，产的银杏果名扬中外。银杏也叫白果，泰兴产的白果外壳形似双手合十，故又称佛手果，这也是与其他地方银杏的最大区别。过去，普通泰兴人家子女成家前总要做一张银杏树为材料的大圆木床（婚床），每家每户一般都有一块白果树砧板，自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播出过银杏树砧板后，一时售罄。

每年的谷雨期间，银杏树主人会购买花粉，用水把银杏树花泡开，让花粉融到水中，选个晴天，用农用喷雾剂桶将花粉水均匀喷到银杏树枝头上去，进行人工授粉。初夏时，银杏开始长出，圆形、有绿豆那么大，一个树蔓上一个到多个不等。到了盛夏，长到葡萄那么大，绿中泛白。我最喜欢这个时候的白果，结实、饱满、生机盎然。如果枝头银杏果过多，要主动打掉一点，因为枝头负重日渐增大，甚至会折断，加之夏天风雨较多，挂果过多，也很容易折断。

到了初秋，银杏果长大变硬，外面的一层衣开始慢慢变黄、变软，少量会落到地上，白果价格高的年份会有外村人来捡。中秋前后，差不多熟透了，也是打白果的季节了。一般是男人爬到树上，用手摇、用脚用力踩晃树干，高处的则用竹竿在树上或站在地上打下来，女人、孩子则在地上捡白果，然后装在粪桶或水桶里，挑回家放在事先准备好的空大缸里，适量加点水浸泡。一个礼拜后，白果衣基本软化腐烂了，把白果捞起来，挑到树下或屋后的空地上，把白果衣搓掉，我们称这个过程为“做白果”。白果衣的味道难闻、腐蚀性强，所以最好要戴上皮手套，半个月后逐步褪皮。做好装到篮子里，到河里彻底淘干净后，倒在院里事先准备好的匾子里晒干，至此，才是我们平常市场上见到的白果。

白果外壳坚硬，里面果仁浆汁饱满，营养丰富。晒干的白果放在干燥处可以长期存放。我家每年卖白果的时候，总要留点下来，过年时，烧红烧肉时放些许，晶莹剔透，又糯又香，或者烧汤时放上几颗，也是很好的。

八十年代初期，我们老家农村收入来源主要靠卖家禽、到乡办厂上班和卖银杏。要是谁家有大棵银杏树或几棵银杏树（挂

们团常年保障提供，每周去省台一号录音间录音。孙老师把选定的新歌交给我，我当晚刻好，次日上班即完工送排练场练唱。当晚在古城的大街小巷就听到我们的歌声了。

1974年我成家后分到平房一间，恰好同孙老师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袁恩凤老师两口是邻居。平房的隔墙是半截“断头墙”，顶上扎芦席顶棚各家相连，隔壁不隔音。晚上10点多，北邻孙老师喊我，十几秒钟的工夫，就见他还在伏案用橡皮擦抹。拿到定稿后我连夜在八瓦灯管的台灯下精工，精力专注于笔尖，依抵三角板时而直线，时而横线，各种音乐术语和表情符号刻上版面，渐渐从上到下，从左半张到右半张……除了刻大量的各种体裁的声乐作品外，我还刻器乐作品，甚至还为板胡演奏家吉喆的板胡协奏

在我心中，中秋应是传统节日中最风雅的一个了，许是因了这个季节的缘故，枫叶、荻花、银杏、白露、秋月……平日再寻常不过的景致，一经了秋，就别具风情韵味，一草一木，一花一叶，随手拈来，皆能入画。也或许是因为了这个时令所特有的风物，高洁的菊花、甜蜜的桂花、嫣红的石榴、脆嫩的水红菱、香甜的栗子……连张牙舞爪的大闸蟹，在丰子恺、汪曾祺、梁实秋等文人的笔下，也透出些许风雅情致来。

## 食一枚情怀与风骨

但中秋节必吃的月饼，却不知怎么，似乎总透着那么点俗气。离中秋尚有一个多月，线上线下，卖的就都是月饼了；发的福利、送的人情，也都是月饼，怎么都让人疲沓。再则是月饼的口味，归根结底，就是甜腻、油腻两个腻字。如今虽品类繁多，千变万化，传统的苏月、广月也好，抹茶、冰皮这些小清新也罢，即便是那些脑洞大开的新晋网红月饼，到底脱不了高糖高油的本质。所以月饼总有那么点鸡肋的尴尬，不吃的中秋节是过了个假节，可吃了，却总忍不住要吐下槽。

但也有例外的。近几年就有几种流派的月饼大受追捧。

其一是学院派月饼。记得我上大学时，中秋也是有月饼派发的，只是就是市面上买的那种，聊慰同学们的思乡之情罢了。而如今大学的品牌意识越来越强，每年的中秋节，正是各大学秀品牌、展创意的大好机会，食堂后勤部使出浑身解数，研发

出极富本校特色的专属月饼，在网上掀起一大波高校月饼大比拼的风潮。口感姑且不提，先看月饼造型，学校的校名、校徽、校训、特色建筑、创立时间，都能呈现在一块小小的月饼上。这还是一块普通月饼吗？这简直就是浓缩的辉煌校史！这样的学院派月饼，自己吃，吃的是文化底蕴、校园情怀；拿来送人，也是再好不过的中秋节礼，一扫甜俗之气，简直就是月饼界的一泓清流。

我姐夫所在的浙大，每年中秋都会给教职工和学生发上几盒他们食堂自制的月饼。说实话，论包装，一个素朴的纸盒罢了；

论口味，也很朴实不花哨，不过是再家常不过的紫薯、豆沙、莲蓉、抹茶一类。可因了每只饼皮上印着的“求是”两个繁体字，顿时散发出一种知性高雅端庄大气的书香气息。每年中秋聚会，什么月饼都可以不吃，姐夫带过来的“求是”月饼，连我最不爱吃甜食的妈妈，都要吃上一块，还得意地说：“人家是腹有诗书气自华，我是直接把书香之气吃下去！”

同事阿May姐的女儿是复旦学霸，她叮嘱女儿一定要买几盒复旦月饼中秋时带回来，无比高调嘚瑟地拎到办公室分发，一抢而空！甚至连一贯高冷的老大也过来讨了一只，说要带回家给正念高三的儿子吃，沾点学霸气息，明年高考也能上名校！而另一种受食客追捧的，却是刚好跟学院派月饼相反的草根月饼。街头巷尾，桂花香里，突然夹了一股浓郁的烤饼香气，似乎颇不协调，却忍不住就停下脚步，看了眼长长的蜿蜒的队伍，毫不犹豫地掉头就排到队尾去了。那是店家在现烤现卖榨菜鲜肉月饼。不用说了，听名字，就知道是早月饼，上得掉渣。事实也很掉渣，这榨菜鲜肉月饼的饼皮，是老底子苏式月饼的酥皮做法，酥皮层层分明，焦脆酥香，吃的时候，要小心地用手托住，不然一咬下去，酥皮脆得直掉渣。再咬下去，内馅也绝不令人失望，点睛之处，不是肉，而是榨菜！榨菜的咸味激发出肉的鲜味，又中和了肉的油腻，酥而不腻，咸鲜可口。

这看起来再市井家常不过的月饼，年年中秋时节，却需排上大半个小时的队才能尝到。草根，也是一种值得细品的况味。

两种看似完全相悖的月饼，却俱受欢迎，看来任何事或物，都需要有一份情怀加持，方能独立潮头，笑傲江湖。对于如此风雅的中秋，即便是一枚小小的月饼，也是要讲究情怀，更是要讲究风骨的。



王秋女

## 五色蜥蜴

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甲集“光尧幸径山”：“有五色蜥蜴出于壁下，于光尧先见之。光尧注视久之。”“光尧”乃宋高宗。一〇一年夏，随童、黄二师等登山。寺东数百步，洗砚池头，师范塔前，也有蜥蜴匍匐石上。脊黑、腹白、尾青，绿爪隐隐，金线鳞鳞。同为五色，不知是不是当年迎驾的后裔？

生活 《四朝闻见录》乙集“柔福帝姬”，讲徽宗公主为人冒充奔归，受宠尤渥。后来韦太后南还，拉着高宗的袖子哭诉不已：“哥被番人笑说，错买了颜子帝姬。”原来柔福公主已死，太后曾与之同居，为其敛葬。假公主遂“诛之东市”。作者怕“颜子”费解，于文末自注：“京师颜家巷髹器物不坚实，故至今谓之‘颜子生活’。”而“生活”对今人同样费解。上海话说：“依做啥生活？”（你干什么的？）“生活不清爽！”（做工不到位！）——即此“生活”。

吃素 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一“孝宗圣政”，说宋孝宗至孝。高宗过世百日，仍日吃素。“潜邸旧人”吴夫人屡劝不从，教厨房自己拿掉。于是用鸡汁掺素菜，孝宗“食之觉爽，询所以然……遂大怒。”吴夫人被逐出宫去，内侍也各降职称。想到钱氏的法国女友家里吃素，毛脚女婿上门献厨艺，偷偷掺进猪油，“称心先称口，擒贼先擒王”，至今盎然。

解颐 《齐东野语》卷六“解颐”，说“喜而至于解颐”——开心下巴脱臼——“信非戏语也！”几年前周末，爸爸开车带我去外婆家，半路讲笑话，只觉得后座突然没了声音，回头一看，我嘴巴大张而不能言，马上拐去医院。医生司空见惯，戴上手套，伸进嘴里，一抬一按，就好了。

去年我在家中整理自己的文档时，找出了一张尘封了44年的已泛黄的图，手捧着它，一时间百感交集，心潮难平！这是一张在陕西地形缩影中记载我团当年赴陕北演出行程的示意图，有A3纸大小。有图例，有演出日期地点，有演出场所和场次统计。注明是1974年12月12日从西安出发，跨年度次年元月15日返回。当时正值年关交替，陕北高原特别寒冷，我们深入

到煤矿、部队、大学、国防工厂、县市及农村乡镇，历时35天，共演出31场。我除了一起装、卸台和担当几个节目的主唱主演外，还承担了以文工团团支部名义主办的《战地简讯》刻印的任务，比別人又多了油印机油墨纸张及钢板铁笔的行李。有地图的这期标明是第10期，应该是总结性的最后一期。75年元月15日刊出。过去日常书写用钢笔，另外还有一种刻蜡版用的铁

## 铁笔留印痕

张为民 笔，是在一窄条有布纹或斜纹的特制钢板上，铺上蜡纸刻写。这是一种特别见功夫的刻写技能，要有较好的字体书写基础和具备稔熟的运笔功力。

1960年我初中毕业，15岁考进陕西省广播文工团。时任演员队队长的孙韶老师发现我的钢笔字写得还可以，就由他教我学刻蜡版，油印曲谱。因广播文工团独具的传播属性，录、播、演的节目要以最快捷的速度让听众听见看到，演出曲目一经定好，我就开始刻蜡版，早上刻，晚上加班加点刻。第二天白天排练过后，和一起进团的同事王晨打开油印机，贴网夹纸，调和油墨，他推油滚子印，我翻揭纸页数着张数。就这样，不知用了多少纸张，耗了多少油墨，换了多少张纱网和多少个油滚子！相当长的时间里，省电台设立“每周之歌”教唱新歌时间，我

## 七夕会

曲刻写总谱。有几首负老师独唱的乐队伴奏的总谱，如《延安儿女想念毛主席》等，都是费力耗时的功夫活儿，一刻就是大半夜……

80年代初，因准备给女儿买钢琴，我给一家誉印社写挣“外快”。夏天酷暑，在左右手臂下垫上纸吸汗；冬天寒冷，用我小弟给女儿为练琴自制的蜂窝煤炉子取暖。刻好一张，就用红铅笔在蜡纸的左上角写上张数放在一旁。刻一张是五角钱，到凌晨两点多，当划上（6）时，我起身伸伸腰长舒一口气，今晚有了不错的收入了！千帆争流过，放眼满目春。今非昔比，现在，数十张乐谱用电脑排版打印是一会儿工夫的事儿。我们四零后的年轻人心感慨万端，知足知福了！我们曾涉过一道道沟坎，留下这一代人奋斗的足迹。在文化艺术沧海横流的宏图长卷中，是否也留下了我这杆铁笔刻写下的一道浅浅的印痕呢？



夜光杯

## 雅玩